



人要怎樣才算美

蘇聯共青團真理報的“問題討論”

新知識出版社

3124

人要怎樣才算美

——蘇聯共青團真理報的“問題討論”——

顧佩芝譯

•

新知識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上海

52120

人要怎樣才算美

——蘇聯共青團與理髮的“問題討論”——

顧佩芝譯

*

新知識出版社編輯兼出版

(上海湖南路九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一五號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新 0312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2 字數：43,000

一九五六年三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三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50,100本

定價：(5類) 0.17元

編者的話

1954年，蘇聯“共青團真理報”發表了一個大學生阿勃陀爾哈米德·尤蘇菲給編輯部的一封信，信中提出了這樣的問題：“人要怎樣才算美？人的真正的美在什麼地方？在外表呢，還是內心呢？”這問題引起了廣泛的爭論，並引起和這有關聯的其他一些問題。這本小冊子就是這些討論文章的彙集。

參加討論的大部分讀者的意見都認為：真正美麗的人——他是有高度修養、目的明確、思想與行動一致、內在美和外表美相結合在一起的全面發展的人；他的美就在於它是共產主義式的美，能幫助人們在改造世界的人們偉大隊伍中佔一個應有的位置。讀者也在討論中清楚地指出：人的真正的美，必須從他的內在品質——行爲，道德，對勞動的態度，對周圍同志的關係等來決定，不能單憑外貌和漂亮的言詞來判斷；有內在品質的美，才能反映出外表的美，內心空虛的人，雖具有外表形式的美，但那是華而不實的，往往在緊要關頭經不起考驗。

參加討論的讀者，都以本人生活或自己的朋友和親人的生活中的事實，來論證自己對這一問題的見解，並對一些不正確的觀點作了分析批判。

本書中所討論的問題，也可說是我國青年目前存在的一個看法問題，這些討論文章的選集出版，對我國青年讀者正確地認識“人要怎樣才算美”這一問題是有幫助的。尤其是“共青團真理報”編輯部所作的綜述，指出了對這一問題正確的認識方向，對讀者的教育作用更大。

1956年1月

定價 0.17 元

CAE56/16

目 錄

一 大學生的來信	1
人要怎樣才算美	1
二 讀者的意見	3
萬能的手	3
豐富的情感	4
拯救同志	6
愛情的考驗	7
爲自己崇高的使命而自豪吧	8
崇高的理想	12
性格的轉變	13
爭吵	15
兩種美	18
哨所裏發生的一件事	20
伊凡和莎夏	22
阿那托利是不對的	24
終身難忘的一個教訓	25
反對偽善態度	26
我們倆誰值得惋惜	30
我的信念	32
兩副嘴臉	34
指責	36

走向目的之路	37
好家庭	40
友誼之翼	41

三 人要怎樣才算美.....45

“不憑見面衣着.....”	46
外表不是招牌	49
剔除莠草,扶植優良的幼苗	51
道路是開放的	54
在辯論中產生了真理	57

一 大學生的來信

人要怎樣才算美

我們常常可以聽到：“他的行為不正。”或者是：“這個人的內心多麼美”。在談到衣服、談到外表時，也可以聽到同樣的話：“這個人穿得多漂亮。”或者是：“那個姑娘的頭髮梳得真難看。”並且，常常會發生這樣的爭論：一部分人覺得很好看的東西，另一部分人却不喜歡；或者相反。因此我想問問：人的外表和內心的美，究竟在於什麼地方？

列寧納巴德國立師範大學學生
阿勃陀爾哈米德·尤蘇菲

* * *

編者按語：

阿勃陀爾哈米德·尤蘇菲所提出的問題，是剛剛走入生活的許多蘇聯男女青年很感興趣的問題。須知每一個青年人都渴望着使自己的生活內容豐富、饒有趣味和十分美好，不致於“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因而許多人和阿勃陀爾哈米德一起向自己、向生活、向書籍探求：在我們的社會裏，哪些人才稱得上是真正美麗的？人的真正的美是在什麼地方？

美僅僅是在於我們天生的外表上，還是表現在人的行為上，表現在人對勞動、對同志和周圍的人的態度上？勞動的美、功績的美是什麼意思？在對待親愛的人的關係上的美又表現在什麼地方？什麼更美些——是樸素的、整潔的衣服呢，還是流行的髮

式、小腳褲管和孔雀毛似的領帶？

大學生阿勃陀爾哈密德寄來的信，引起了這些和其他的一些問題。

我們希望讀者們從本人的生活、或自己的朋友和熟人的生活中的事實來共同回答阿勃陀爾哈密德·尤蘇非的問題。

等待着你們的來信，同志們！

(1954年10月23日蘇聯“共青團真理報”)

二 讀者的意見

萬能的手

有些青年人在漂亮的服裝上看到美；有些人則在人的舉止態度上看到美；也有一種人將人的價值決定於他的地位。我認識一個姑娘，她總是把嘴唇和指甲塗得血紅，她以為“體面”的人必須這樣；其他的人她都稱之為“灰色的人羣”。

有一次在火車上，我就看見過這樣的兩個姑娘，她們瞧着坐在她們旁邊的一個姑娘，偷偷地笑着，因為那個姑娘有一雙粗糙的手，後來我知道她是一個集體農莊莊員，是到區中心去的。

勞動人民的手，在那兩個不愛勞動的人看來大概是不美的。其實，乘火車的那個姑娘才稱得上具有真正的合乎人情的美。

彼薩列夫區的“紅星”集體農莊的生產分隊隊長希瑪·克拉斯尼科娃，青年人、老年人都很早就稱呼她為希瑪·菲莉波諾芙娜^①了，她是一個好姑娘，是一個卓越的人！希瑪生來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淡黃的、差不多近似白色的頭髮，灰色的眼睛，堅定的步伐，穿得非常簡單、樸素而又整潔。由於她在集體農莊的田地上的頑強和細緻的勞動，她得到大家的熱愛和尊敬是理所當然的。念完七年級以後，她拒絕了集體農莊辦公室的職務，帶着女伴們到田野裏工作去了。不久，她就成了青年先進耕作隊的分隊長。本年度她在勞動中達到了最高的指標：在整個集體農莊裏她的分隊第一個上繳甜菜，完成了對祖國所負的責任。她的分隊在

^① 菲莉波諾芙娜是希瑪的父名。稱呼名字和父名是表示尊敬。——譯註

每兩公頃半的土地上收穫了二百五十公担的甜菜，榨糖廠從這些甜菜中可以得到差不多有八噸半的糖。

老是晒得黑黝黝的希瑪的臉和她的粗糙的雙手，並沒有影響她的美！

是的，她是真正美麗的！

雅可甫列夫

(1954年11月13日蘇聯“共青團真理報”)

豐富的情感

每個人都希望成爲一個美麗的人，傾向於美——這是我們生活中的合理現象。但是年輕人往往對美的實質理解得不正確。譬如，姑娘們竭力想得到最新式的服裝，但並不考慮到這件衣服究竟好不好，舒服不舒服，穿了它美不美？

許多人可能遇到過類似的現象：能幹的小伙子在學校裏學習得很好，善於交際，興趣範圍很廣，有快樂的青年人的熱情，衣着既整潔又樸素。中學畢業時已經是個十分動人的青年了。同班女生都羨慕地瞧着他，許多人想：“他會把他的愛情交給誰呢？”

他走了，隔了幾年你又碰到他，你看見的仍然是那個青年人，但却是另外一副模樣了：他穿着又長又寬的西裝，短而窄的褲子，戴着一隻小格子的帽子，長頭髮差點拖到肩上，手插在寬大的口袋裏，臉是冷漠的，帶着毫無生氣的眼光。

這是學了那種與我們社會全然不相適合的腐朽趣味的結果。

在所謂人的“外表”和“內心”的美之間究竟有些什麼聯系呢？爲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來看看日常生活中常常碰到的一些實例吧。

休息的時候，在公園裏，或在舞會上，你們可以看到一個徬

佛很普通的姑娘，在人羣中她毫無出衆之處；但是在共青團員代表會議上，或者是在青年生產工作者會議上，你會聽到她講述自己的工作經驗，你立刻就會覺得她好像是另一個人了。彷彿是同一個人、同一張臉，但是你在那張臉上看到了一些你早先所沒有注意到的新的東西，她似乎變了個樣子，變得更好更美了！在人羣中一下子就能把她區別出來。

產生這樣一個問題：她的勞動功績與外表的美有什麼關係呢？原來是有直接關係的。我們熱愛勞動，我們尊敬那些忘我地爲集體的幸福而工作的人；因此，她對勞動的態度的美增進和補充着她外表的美。

有時會看到人接受着他所不應該得到的奉承和誇獎的話，好像理所當然似的；這會令人覺得可厭，並對那種人感到憎惡！但是我們多麼尊敬那種甚至因爲應得的榮譽尚且感到不好意思的人！我們說這種人是謙遜的，就是說，謙遜也能使人美麗。

爲了理解人的美，讓我們拿各方面都純正的人的形象來看，如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亞力山大·馬特洛索夫、卓婭·柯斯莫捷綿揚斯卡婭、尤里·斯米爾諾夫以及許多其他人物，無疑的，他們在我們的意識中永遠是美麗的。但是，我們再試拿不久以前的一個普通戰士來說——這樣的人我們有千百萬。

再過十分鐘他就要去衝鋒了，他已全都準備好了；他肌肉緊張，雙手緊握着自動槍，貪婪地吸着最後一口煙，他僅只剩下很少的時間來回憶了，因此他竭力回想着自己一生中一切最光輝、最歡樂、最寶貴的事情。他的面容嚴肅、勇敢而明朗，他的內心充滿着一切美好的情操；他的眼睛除了嚴峻和對敵人的極度憎恨外，還充滿着無比的親切和溫柔，他想到故鄉、親人、朋友和他所愛的姑娘。土地、叢林、天空、太陽對他來說從未那末可愛過，他想擁抱一切和無窮地吻遍它們！

他穿着褪色的軍裝，保護色的褲子，沉重的士兵皮靴，綠色的鋼盔，身上掛滿着手榴彈和彈盒。他和時髦的人是遠不可比的。但是他那張風吹日晒而變黑了的沒有刮過的臉，他那反映出豐富的感情和堅強勇敢的氣概的臉是美的。他是真正的美！

要是我們在他旁邊放一個人，他有最端正的面容，最勻稱的身材，穿着最時髦的服裝，但他會因恐懼而驚慌失措，雙手發抖，嘴唇變青，兩眼直瞪，誰還會想到稱他為美麗的人呢？我們只有痛苦地惋惜：“爲什麼他也叫做人！”

不容分說，豐富的感情並不能改變一個人的容貌和身材的外形，但是一個人的魅力和外表的美正是由那些感情來決定的。

鏃工 卡農尼克

(1954年11月13日蘇聯“共青團真理報”)

拯 救 同 志

我認爲人的美並不在於外貌、衣服和髮式，而正是在於他本身，在於他的靈魂的純潔，在於他的內心。一個人的美不美只有根據他的行動來判斷。

我要講的是我的同志薇拉和阿那托理的一件事。我們是卡拉干達省的地質工作者，需要查看和記錄礦山的坑道設備，從早晨起就在架支柱，下午四點鐘時薇拉和阿那托理下到礦井裏去了。

顯然，因爲進入這個坑道的空氣不足，裏面的空氣來不及換清，那兒還有着礮氣，過了十分鐘，同志們都中了煤氣的毒。阿那托理幫助薇拉下降，但因爲沒抓緊她，她跌進了坑道，有十公尺深。阿那托理一看她跌了下去，便也跟着她往下跳，並叫在不遠處架支柱的工人來幫助薇拉，雖然他自己也勉強撐着身子。當薇拉被救上地面時，他自己也跌倒了！

但阿那托理的外表並不漂亮，衣服也不漂亮——仍穿着大學生的制服上裝，然而在我看來，因為他有着偉大的內心的美而顯得十分美麗：這種美就是隨時準備幫助患難中的同志。

我不會講得很多，並且我現在已經好像說得太多了！但在結束時我還想說一遍。一個人的美只有在對勞動、在對同志的態度中尋找。如果他是一個關心別人的好同志，認真地以共青團員的態度對待交託給他的任務，並且能毫不猶豫地到最危險的工作地區去，那末我們就可以說：“這個人的內心多麼美！”

礦山地質工作者 克拉斯

(1954年11月13日蘇聯“共青團真理報”)

愛情的考驗

當我在軍隊裏服務的時候，我有個同志名叫弗拉基米爾，他和薇拉真誠地相愛着。有一次，在執行任務時，弗拉基米爾的臉被燒傷得很厲害，並且雙目失明了。關於這件事情，弗拉基米爾沒有告訴他的女友；但薇拉知道弗拉基米爾病得很兇，就親自跑來找他，他們在醫院裏見了面。弗拉基米爾在這樣痛苦的時刻對於自己所愛的姑娘的到來是多麼高興啊！經過了長期的治療，弗拉基米爾出院了，轉入了預備役。他的臉已不是姑娘愛上他時那麼漂亮了，眼睛幾乎看不見東西。但薇拉是一個真實的朋友，她並沒有因為她的朋友喪失了外表的美而變心。她同他結了婚。他們兩人都認為自己是最幸福的人。薇拉是一個真正的、忠誠的人。我們，弗拉基米爾的同志們，都想對這位姑娘表示我們衷心的感謝！朋友們贈送給他們許多禮物，並祝賀他們生活幸福。

考捷爾

(1954年11月13日蘇聯“共青團真理報”)

爲自己崇高的使命而自豪吧

當我十八歲的時候，我看見我的朋友怎麼細心地刷褲子，梳頭髮，然後走到街上去，竭力想引起人們的注意。他們幾個人在一起時常惡意地嘲笑那些沒有摩登的西裝和細柔皮的皮鞋的人。

壞榜樣常常是會傳染的。我記得後來我也留了長長的頭髮，買了件扣領束腰的襯衫，立得筆挺；爲了給同鄉們瞧瞧，故意在最大的馬路上溜躑。

有一次，我坐在樹幹墩上等候同伴，我的伯父向我走來，他說：

“巴甫連克，是這麼一回事：你的襯衫我倒喜歡，頭髮我可不喜歡！爲什麼你要把額髮留得那麼長呢？”

我一點也不慌張地說：

“我要比別人更漂亮啊！”

“比別人更漂亮？”伯父重覆地問道，“你爲什麼要比別人更漂亮呢？你大概是不大尊重別人的。”

這話不禁使我生氣了，我便惡聲惡氣地回答他：

“我爲自己而生活，不爲別人，我自己喜歡什麼就做什麼！”

“哦，原來這樣！”伯父意味深長地說，“那末我就對你坦白說吧，如果光是想到自己，你這一輩子就做不出大事來！”

我厭惡地旋過身子，離開了他。

稍後，我對某些人在講台上的“漂亮”的演說發生了興趣，我也開始在大會上發言，所用的字眼是古怪的，辭藻是漂亮的，不能爲大夥所理解的。

過了些年頭，我念了許多書，仔細研究了生活，我明白我青年時代的錯誤了。錯誤很多，但所有這些錯誤可以歸納爲一個：

就是我看不到人的真正美好的品質。

外表的美應該和人的內在品質是一致的。沒有內在的美，外表是毫無意義的，甚至更壞。要是人沒有內心的美，我們常常會厭惡他漂亮的外表。

不久以前，我站在莫斯科白俄羅斯車站的售票處旁，忽然有一個年輕的姑娘向售票處走來，她嘴唇塗得紅紅的，穿戴着貴重的大衣和帽子，她立刻走到行列的前頭。站在窗口的一個年輕人讚美地打量着這位姑娘，並讓出個地方來讓她站在前面。而後面發出了怨言，並堅決要求姑娘走出行列。那怎麼辦呢？她走了出來，但是在向門口走去時她咕嚕着說：

“活見鬼！”

大家都不友善地目送着她。那個讚美她的外表而讓地方給她的青年甚至往腳下吐唾沫了。他覺得這個人變得那麼可厭！她一點也沒有內心的美。

我們怎樣來了解人的內心的美呢？我認爲是：愛國主義、誠懇、坦率、謙遜，不，要全都指出來是不可能的，人的真正的美是多方面的。

人有許多優良的品質，誰要成爲有內心美的人，不一定要把這些品質背出來，只要具有人的“美”的主要基礎，它們自己就會在他身上表現出來的。那末這主要基礎到底是什麼呢？忍耐一下吧，作爲一個教師，我已養成使學生作出結論的習慣了。

一九一八年我的父母死了，我記得我和三個姊妹是怎樣靜悄悄地、孤零零地坐在窗戶旁邊。突然門打開了，一個和我們毫無關係的女人——寶良阿姨——到我們屋子裏來了，她把一罐牛乳放到桌上，切好了自己的麵包，快樂地對我們說：

“好了，孩子們，吃吧！”

瑪孃姊想拒絕她的款待。

“幹麼呢，寶良阿姨？你們自己也需要啊！”

但是要向寶良阿姨重問一遍是不大容易的。她說：

“當我知道旁邊有餓肚子的孩子時，我自己就吃不下去，要是我知道你們飽了，那我即使一口不吃，也會覺得飽的。”

這時寶良阿姨就解開了圍裙，分給我們每人一個蘋果。

這就是一個樸實平凡的俄國農婦的內心！要知道在村子裏我們還有不少叔伯姨娘以及已長大成人的堂姊妹。

我早就尊敬寶良阿姨了。她識得治傷風、咳嗽、風濕骨痛的藥草，她常常備了大量藥草過冬。

有一次我問她：

“爲什麼你要那麼許多藥草？難道你要傷風那麼多次數嗎？”

寶良阿姨微笑着回答：

“假使只有我一個人傷風的話，或許我也就不藏這些東西了，但要知道村子裏人很多呵！”

後來我看見寶良阿姨當上了村蘇維埃的代表，成爲托兒所和集體農莊的創辦人和舞台上的演員。

有一次，農村閱覽室的一個姑娘對她說：

“你太累了，寶良阿姨，休息一下吧！”

“當我爲人們做事的當兒，我是不累的。”她揮揮手說。

寶良阿姨的形象，好像是人的“美”的象徵，一直留存在我的記憶中。

現在我們就可以得出結論了。我認爲，人的美的關鍵在於對自己本份的高度自覺，在於力求使自己成爲對人們、對人民有用的、需要的人的熱望，這種熱望是新生力量的泉源，它召喚人們前進，推動人們去建立偉大的功勳和完成英勇的行爲，使他尊重別人，成爲一個謙遜、和藹和關心的人。

我們過去有，現在有，將來也會有具有卓越的精神品質的人。